

从对抗、依赖到利用的性别修辞

——由女性小说的解读透视女性生存

李雨庭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女性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由80年代的强调女性自立、男女平等造成了新的性别困惑和压迫,到90年代的张扬性别意识、身体写作导致女性的物化,再到90年代末盛行的“小女人散文”的巧用自身优势去赢得社会认同。拟从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本中透视女性的生存,从而给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一些启示——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去获得发展的机会。

关键词:强化;物化;性别利用;自身优势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8)01-0054-04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滥觞于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在艰难中进行,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在呼唤人性美与人情美的同时,女人们寻找爱与美,希望复归和突现女性的性别特征,这极大地提高了女性的自觉,她们从各个角度表现女性被压抑的状态,呼唤母性、妻性和女儿性的精神发展,她们真实地呈现女人由对男人的崇拜依托转向愤怒不满的历程。她们对女人自身则以从未有过的冷静与深刻加以剖反省,由社会层面到心理层面,艺术直觉投向了生活深层、心理深层和潜意识,使中国女性文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末,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女性主义也受到中国女性作家的关注,同时在消费主义与商品经济大潮的裹挟下,一批女性小说写手率先发起了“身体写作”,成为发展中女性文学的一道刺目景观。她们鲜明的性别体验,敞开个人私秘,对一统意识形态传统专制主义有着颠覆性的反叛,她们承认女性身上有着恶魔的因素,对贯常生活于德行伪善中的欺骗思维有着革命性的举动,她们勇敢无忌,那份率性令人目瞪口呆。然而,其文本中女性的生存境况,不是被雄化就是被物化,女人的命运沉浮,人生悲喜任由男人牵扯着。作为人类的另一半的女人,该如何定位自己?如何自立而优雅的生活?这是个问题。答

案在一代又一代女性的奋争中有了启示。

一、强化,让她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80年代,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历史阶段,男女在政治、经济上的完全平等,不但在法律上得到了保证,而且由于女性绝大部分参加社会劳动,参加了几乎是与男子同样的体力与脑力劳动。因此,我们的国家,也许可以说是现今世界上男女最平等的国家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在履行劳动义务上获得了平等的妇女,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上、在舒展自己的个性、行使自己的权力时,却经常会遇到比男子更多的困难与障碍——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平等的要求往往让女性付出更大的代价,也对女性造成新的压迫。谥容、戴晴、张洁、张抗抗、张辛欣等作家,或描摹爱情、家庭与事业的冲突,或提出爱情的困惑,或在爱情中寻找失落的女性气质。从力不胜任的体力劳动、从肉体到精神的折磨到理想信念的横遭摧残与践踏有独到而深刻的感受。恰如其分地反映这些问题,在80年代的张辛欣尤为引人注目。她把女性在追求事业爱情中所面对的种种苦恼与青年寻找个人前途过程中的焦灼不安,紧紧糅合在一起,使矛盾得到了更强烈的表现。其中《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展示出一些女性青年为求得自己事业的发展而有形无形地承受着压力,女性气质的失落,女

收稿日期:2007-10-11

作者简介:李雨庭(1982-),女,四川省射洪人,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女性文学研究。

性雄化的无奈的愤懑与苦痛。在早期女性文学中有典型性意义和深刻影响。

《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就题材来说,写一个女售票员错过了她所钟情的男人。她的爱慕之情没有得到表达的机会就结束了。故事没有特别之处,但张在追究她为什么会错过他的原因的时候,质疑了人们几十年来习以为常却不以为意的问题——毛泽东时代所提倡的“女性男性化”问题。在小说一开始,张就介绍了她的女主人公的外形特点:“她照旧忙活着买票、送票,照旧在乘客中挤来挤去。如果不是时时能听到她在用售票员那几乎没有区别的职业化的腔调掩去女性圆润悦耳的声音吆喝着报站,光凭着她穿着那么没有腰身的驼绒领蓝布短大衣,准会被淹没在一片灰蓝的人堆里,很难分辨(她的性别)^{[1]31}。”又通过车上男孩们的眼光介绍:“被推倒的男孩子照例立刻嚷嚷起来,但是,等话出口,他们才发现,是她!不饶人着呢!^{[1]32}”然后,又通过女主人公自己回忆与错过了他的第一次相遇的场面:“我二话不说扒开挤在车门口的一群人,把最后一个刚迈上去,整个身子还悬在车厢外的人揪下来,自己挤了上去,又被推了下来,再重新往上挤、……^{[1]35}”勾画出一个筋疲力尽,声嘶力竭,处处表现出男性化的粗鲁的女售票员形象,在业余剧团排演,她所创作的剧本的过程中,她与他寸步不让,有时近约神经质,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在她迎接爱情时,就因为女性气质的失落而错过了他,再加上她过分发展的女性自尊心,不肯让人的尖刻,“错过”成为必然。

追求独立、自尊、自强是女性现代意识的基本内容,新一代女性对实现自我生命价值、对精神解放有着迫切的追求和强烈的愿望。为此,不惜承受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痛苦,她所坚持的其实并不仅仅是事业本身,而首先是女性在社会上的立足点。女人的确有着天赋之责。她可以做妻子、做母亲,可以烹饪、可以编结、可以剪裁,但在她前进的时候她理应前进。她也渴望爱情,她们心目中的男子汉不是作为依附的对象,而是作为并肩前行的知音。即,她们是在自立的旗帜下寻求生命的另一半,希望获得自我价值的同时拥有生命的完美。可是在这里面又往往面临新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女子跻身上社会本身很难避免地带有异化色彩。女作家通过笔下形象痛切剖示这种状况的受损者首先是女人自身,同时,也不可

避免地给男女两性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她的要强、雄化导致对爱情追求的落空,过分的自尊成为埋葬爱情的祭品。这样“自强”的意义以及女性个体生存的质量受到质疑。女人的这种自强、牺牲于她本人究竟有何意义?当女性摆脱旧有依附关系,在充满艰辛的道路上为事业拼搏时,往往会体验到一种对自己作为女人的欲望和需求的新的压抑——不近女性自然的性情而构成新的人性、人生的痛苦。男性女性化是一种病态,让人感到难以容忍,女人男性化也同样是违反自然的畸形,畸形的强化,让女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应该加以矫正。这在随后的女性写作中呈现出一种矫枉过正的性的利用和颠覆。

二、身体,在依赖中物化

在传统社会中,男人靠权势、地位、金钱来证明自己,女人则需凭借自己的身体进入男性世界而得以存在,须依靠男性的接受和承认而实现价值。女人身体是苦难与幸福的载体,是生命的摇篮,同时又是男人的欲望对象,在男性中心社会身体对女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它往往无形中成为女性赖以确认自己的生命存在、衡量自己人生价值的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的存在主要是一种“身体”的存在,而其作为人的精神性、社会性存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抹杀、被遮蔽的状态,对女性身体的关注、对女性躯体和性欲望的描写,充分发挥女性自身主体性,重新发现、鉴赏女性躯体,大胆表现女人认识身体的渴望和勇气,无疑照亮了中国文学史的暗角。小说家林白、陈染、徐小斌、海南,诗人伊蕾、翟永明、散文家叶梦等的一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到女性躯体的描绘、女性欲望的倾述,对女性自恋、自慰的描写。她们以女人的目光看女人,直接描写女性的躯体、欲望、形态,展示了富于性别特色的审美存在。丰富了女性文学的内涵,突破了男性中心文化的长期禁锢,在很大程度上张扬了女性的性别意识。但是在卫慧、棉棉的作品中,充斥着做爱、上床、手淫、滥交等,夹杂着不少性与身体的恶俗描写,有的甚至把女性欲望演化为玩弄与取悦男人的工具。女人的反叛书写成了男人的窥视窗口。身体成了这类女性文学的全部内容,“性”成了这类作家的唯一标志,致使她们走向另一极端——沉溺于隐私披露和欲望化叙事(放纵的女性的欲望、封闭的自恋的生存状态),而没有进入一个较高

层次的人性世界,感官冲动与思想分离,让女性的目光狭窄并散发着肉腥气。写“性”、写“私”成了成名的焦点,出版商的卖点和热点,并最终为男性中心文化所消费。

陈染、林白等的稍后的私人化写作也进入了一种孤绝封闭的生存空间,呈现出一种病态的自恋的生命状态。极力铺陈文本中女性主体情绪,反复强化她们的性别感觉,对男性中心文化居高临下处处表现出与男性与社会的对抗,咄咄逼人,貌似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实际上乃是男性中心意识下“第二性”、“客体化”被窥视的一种存在,是女性主体更隐蔽的失落。因为她们的身體书写中只有身体和性。欠缺思想和灵魂,无法使人抵达一种精神维度的思索。对此,女作家虹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内的女作家们大都有“精神贫血症”,总是不断重复自己,和社会、历史的结合特别少。”她们的作品看多了就会觉得似曾相识,把生活空间、生活主题过于狭窄化,不断拷贝自己,其结果必然走上自我封闭,导致女性生命价值的丧失;在这类女性文本中,女人又一次迷失。栀子(魏微《情感一种》)对身体的领悟在年轻一代作者笔下颇具代表性:关于身体,栀子是这样想的:“它不重要,对女人来说,只不过是身体,需要维持它的基本需求。吃饭、排泄、做爱——她喜欢和谁做爱就和谁做爱,和这个男人是做爱和另一个男人也是做爱,做爱不但能够得到快乐,而且比快乐更重要的还有利益^[2]。”这种女性自我物化现象,它的本质是一种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以“性”为资本的性别利用行为。也透露出时下女性的寄居心态——企图将“性”作为改变个人生存境遇砝码的女性深层内心的物化心理。她们用身体检阅男人,在手段上欺骗玩弄男人,在无遮拦的放纵颠狂中,无限制地发泄自己的性欲,在这反叛、对立的表象里面、放荡不羁的躯壳里面包裹着的是一个空虚、孤寂的灵魂。她们一边堕落一边捂着滴血的心渴望救赎。

三、走出受损和对抗的单一命运

性别资本化是每个时代都会有的社会现象。但大规模出现并得到相当程度的理解认同则是进入消费时代之后的“小女人”散文。它改变了传统女性面对男权社会逆来顺受的、被侮辱、受损害的单一命运,对作为主流的男权社会也没有采取完全抵抗与坚决颠覆的一贯态度,而是彰显依靠

甚至利用自身的性别身份、性别魅力作为面向男权社会的应对策略,这在文坛及女性中引起哗然。小女人们逛街、泡吧、美容、布置点谈情说爱的小情调,不问时事不问他人,躲进爱巢,喜欢消费也喜欢被消费,沉醉在“做女人挺好”的时尚语境中。也正是林白《致命的飞翔》^[3]中所言:指望一场性的翻身是愚蠢的,我们没有政党和军队,要推翻男性的统治是不可能的,我们打不倒他们,所以只能利用他们。她们趋利弊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女人是巧笑倩兮胜过“大男人”的以小取大,小女人不是真正的“小”,在彰显性别魅力的同时衍生出一种“权力”——通过与握有某种权力的男人建立关系而进行的间接“权力迁移”。她通过变成猎物来获取,她通过放弃自己来得到自由,她放弃了这个世界却在于征服世界(波伏娃语)。《小姐你早》中威润物因为缺乏令人(主要是男人)赏心悦目的女人味,生命黯淡整个一中性人,失了身体的色泽与生命的意味,最终导致被遗弃的命运;《永远有多远》中白大省本来就长相普通,又不修边幅,更显苦淡无味了,尽管宽怀大度也注定现实受挫的结局;《方舟》中梁倩、荆华、柳泉表面上是宁愿独自拼搏也不愿去依靠男人的肩膀,表面自主独立豪爽,在内心底处却满满是失去男性关注目光的猴急和伤悲。对一切光艳娇嫩的事物生厌,对男人没有任何的原谅,她们只是埋怨或者斗争;她们没有心思花在对己的内心安静修行反省上,却有着咄咄逼人的霸道,缺乏谦逊宽宥,看似孔武有力,实在心胸狭隘,形容俗陋。这种丧失女性特质的女人,是在降低人性的质量。几相比较,似乎我们应该从中学习到什么?

朱文颖《高跟鞋》中王建军姨妈似乎教给女人很多。她在家也化妆。在她那里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生活极为精致,有着令人神清目爽的光芒,她坚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你可以说她过得很空虚、很无聊、很颓废。可以质问她锦衣玉食又坐享其成。这些质问看起来有道理,大行其道的,其实很独断,你怎么判定一个始终爱美的女人就是好逸恶劳?就是没有精神支撑?就是空虚无聊?能够在盛华已逝之时,依旧有心力、有滋味、有情致的生活,肯定是不简单、不浅薄、不懒惰的女人。她可能不深刻,但是她却决不会将一个哈欠打完整整天。她的修饰不是为了罪的魅惑只是为了保持纯正的美好的生命。她为了实现自己而展示自己,她在把意义赋予生活的同时也把

意义赋予了世界。对生命、身体采取主动审美和自我掌握,存在于对自己正面价值的肯定中,这是生命自由的境界,也是深度的反抗。主动掌握自己的身体,关注自我的相貌、生活的细节、物质的需求以及肉身的悸动……这些种种本身就携带着精神的种种造化,有着安详、舒服的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尊敬。

由此可见,女人的美丽是人性一种吸引力的表现。处处显现动态的曲线玲珑,处处展示追求美、崇尚美的女人天性,既悦目悦己,又“温柔了世界”(冰心语)。

四、结语

男人并不是女人的天敌,优雅妖娆美好的精

神状态也不该是女人应该要唾弃的,锋芒毕露也不是女人的前卫。要争取女权,首先要争取到女人本身性的人权。同时女人不应单单为男人而活、不单单为男人而容,女人更应要为自己活、为自己容。男人和女人都需要由彼此的优美高贵中,感受到两性的意义,生命的快乐,生活的热情。男人和女人相互取暖要比彼此荒凉好得多。当今社会就业竞争激烈,生存压力沉重,作为女人更应主动积极地按照社会审美来塑造自己,把最美最光艳的一面展现出来,从而让他人以及社会欣然接纳,使自己更加自信,进而去获得更多发展自己的机会,自身强大了,依附性也就随之降低或消逝。在这种意义上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不仅是一种维护女性的价值的策略,更是一种智慧。

参考文献:

- [1] 张辛欣. 张辛欣小说集[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 [2] 魏微. 越来越遥远—魏微小说自选集[M]. 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05:29
- [3] 林白. 大声哭泣[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193.

From Confrontation Dependence to Exploitation Gender Rhetoric ——Perspective Female Survival by Reading Novels Written by Women

LI Yu-t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hanxi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Women's Literature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by the 1980s that female self-reliance,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its created new gender confusion and oppress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90s gender awareness, physical writing lead to the materialization of women, and then to the end of the 1990s popular "Little Women Prose" using their advantages to win public sympathy. This paper from these are of typical female perspective in the text of the survival, in order to the real life of women some inspiration - the active use of their own advantages to be an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Keywords: strengthen; materialization; utilize gender; one's own advantages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沈爱琴,丁小玲)